

当代
争鸣
小说丛书

魔瓶

● MO PING ● 主编 贾 金 ●

● 青岛出版社



●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主编 贲舍

魔瓶

● 青岛出版社

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王永乐

封面画 小立

装帧设计 向奇

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
魔 瓶

贾 金 主编

*

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 266071

新华书店经销

青岛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15.875 印张 2 插页 394 千字

印数 1—20182

ISBN 7-5436-0888-5/I·108

定价:8.60 元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

贵 舍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。文艺作品一旦发表，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，对它的成败得失，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。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，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、情态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、爱好与趣味，因此，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，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，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，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。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，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，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，互相启发与探讨，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，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，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这样做，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，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，扬长避短，不断探索创新，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。显然，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、充分说理、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，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。

DK26/38

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,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,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,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,我们编选了这套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,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,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,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,便于互相比照,触发思考,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。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,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,更有兴味,更有情趣,更有益处。

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,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“二为”方向与“双百”方针,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与方法,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。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,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,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,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,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,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,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,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
1992年6月于青岛

目 录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 贵 舍(1)

梦,绿色的..... 董保存(1)

梦的迷惑 石玉增(44)

深衷浅貌 丁临一(49)

沙 漠 周昌义(54)

蜕变期的中年知识分子的心态..... 曹天成(107)

评中篇小说《沙漠》的思想倾向..... 敬 芝(111)

黑土红土..... 董立勃(116)

艺术追求与实践效果..... 丁子人(171)

一帧用文字完成的全息摄影..... 蔡宇知(176)

魔 瓶..... 孙德选(181)

如果我写《魔瓶》..... 顾同耀(195)

小说《魔瓶》读后..... 齐宁安(198)

大别山轶事..... 杨东明(202)

此风不可长..... 晓 普(213)

平中见奇 丑中见美..... 郑 牛(216)

古 堰..... 汪润林(219)

说《古塬》	权海帆(242)
难忘的故土	赵秉申(248)
瞬间与永恒	郁 葱(251)
无韵的咏叹	何香久(281)
人,是永恒的	曾 凡(285)
女雇员轶事	姚 锐(289)
《女雇员轶事》争鸣录	李兴武整理(306)
二黑、赛虎和我们家和 POINTER	石 川(312)
发掘生活的新意	胡德培(334)
拥抱未来时必经的阵痛	何正秋(338)
五色土	正 言(341)
他找到了自我	胡石言(408)
谈《五色土》	李国文(414)
《五色土》座谈纪要	老 川(417)
苍老的浮云	残 雪(421)
残雪的阿喀琉斯脚跟	罗 雀(495)
有“贼”的风景	〔日本〕近藤直子(498)
我的创作	残 雪(501)

梦,绿色的

董保存

—

这里的鱼有点傻,刚下钩,便来咬,往上一甩,一条鲜活的大鲤鱼就上来了。王文明甬提多兴奋了,呆会儿他要提着鱼桶去给那帮子离了休的老家伙们显派显派,他们非得馋得流口水不可!的铃铃铃!电话响了,他很不耐烦地揉揉眼睛,心里骂:该砸的电话,搅了一场好梦。

“王副主任家吗?我是南门警卫室,有两个从河北来的人要见您。”听筒里说。

“河北来的?河北什么地方来的?叫什么名字?”他悻悻地咽着唾沫。

“女的叫高兰格,男的叫骆守柱。”

他眼望屋顶,想不起这么两个人来,就说:“我不记得这两个人,他们要找我做什么?”

“那个女的说，他丈夫跟你是一块儿参加革命的。那男的是她儿子。”

哦，他开始扣外衣的钮扣，用脖子、下巴，将电话挤住，问：“她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骆发起。”

啊！他。他记起这个人来了。

“你叫他们等着，我这就去。”

放下电话，他出了门。门外的阳光好刺眼，害得他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小时候听人说打喷嚏是因为有人念叨你。这两天老打喷嚏，还真有人来找他了。

骆发起离开他和他的战友，整整三十七年了。他牺牲前有妻子吗？记不得，一点儿也记不得。他会有儿子吗？一点儿印象也没有。他用尽联想回忆，还是一点儿也想不起来。

骆发起的形象，他却能有极清晰的印象。特别是离休之后，参加了一次老同志聚会，看到了一张当年报社记者拍下的照片，骆发起的音容笑貌，在他脑子里“活”了起来。不久前还做了一次关于他的梦。骆发起不仅没有牺牲，而且还像当年那么年轻，那么爱说爱笑。

他一边往南门警卫室走，一边猜测：

会不会是骗子？如果是真的，他们来干什么？为什么现在来？为什么刚解放的时候他们没来找过？……一大串的问号使他想到小孩子的课外读物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这名字太好了，世界上的“为什么”太多、太让人费心思，特别是让上了点岁数的人费心思。

南门接待室的门敞着。漆成黄色的长椅上坐着两个人。一男一女，准是这两位。

负责接待的战士对一男一女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王副主任。”

王文明看着两位不速之客。女的，是一位典型的北方农村老太太。头发花白，后头挽了一个纂儿。脸色黧黑，但脸上的皱纹并不

很多。她有六十岁吗？没有，也差不多。看惯了城里人华丽整洁的衣着，他觉得她的打扮太难受：一件深蓝色的带大襟的上衣，罩着有些旧了的夹袄，下摆露出了一圈儿。黑色灯芯绒的裤腿下，露出一双自家做的千层底布鞋，鞋底边还用白灰或粉笔抹过。——这显然是为了进城而刻意修饰的。王文明觉得，农村人进城，土点不怕，就怕这种叫人难受的打扮。唉。

当他再看那个男子时，不禁吃了一惊，简直是一个活着的骆发起。兜圈胡子，长条脸，两只眼睛微微向上斜，头发有点自来卷儿，像外国人。像，太像骆发起了。他心里说。不，骆发起比他年轻，他更老一些。骆发起牺牲时，小胡子还是毛茸茸的，他的胡子茬却是黑乎乎、青乎乎的。

看了两眼，王文明赶忙将目光移开。他不能用审视的目光看这娘儿俩，怕和他们的目光相遇。

没等他说话，那男的开口：

“该叫什么呐？叫叔还是叫大伯？”

老太太也开口说：“叫叔，叫叔。”

他们把“叔”，发“收”的音。这叫王文明想起冀中老区，那里的人都管“叔”叫“收”的。

“你们坐，你们坐。”

王文明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坐下。他们并不坐，说：“坐车，光坐着了。”

看他们毕恭毕敬的样子，王文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老太太的手不知该往哪儿摆，她儿子的脚不知该在哪儿放。

他明白了，他不坐下，这两位不速之客是不会坐下的。他索性坐下，说：“你们累了，有话坐下说吧。”

母子俩这才坐。

“您是骆发起同志的爱……”他想说爱人，话到嘴边又改了，“妻子？家里的？”

老人将手伸进带大襟的夹袄里，摸索了好半天，掏出一个牛皮纸包，将纸包打开，是折成扑克牌大小的一张发旧发黄的硬纸。再将硬纸展开：

革命烈士证明书

骆发起同志系河北省×县人，一九四二年七月参加革命，一九四八年九月光荣牺牲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优抚条例，其家属应享受优抚。

下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红印章，和一个领袖人物的签名。证明书的边缘上还有一个小的方章，表明他的家属已从县民政局领取过一百五十元的抚恤金。

王文明看着烈士证明书，好半天没有抬起头来。他们是骆发起的家属，这是笃定无疑了。他们千里迢迢，跑来干什么呢？哦，可能是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找部队来帮助解决。不，不对，像这样的烈士，有了困难和问题该找地方的民政部门，地方的民政部门也不会推到部队来的。那么，他们来干啥？会不会是来询问骆发起牺牲经过的？

这个念头一闪过，王文明觉得浑身发热，每个汗毛孔都要往外释放热量。但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念头。不会的，要问这个，他们早该来了，哪能等三十几年后才来？王文明又镇定下来，将“革命烈士证明书”折叠好，递给高兰格。

“你们好难找哇，我们东问西问，半年多才问到你们在这里。”

她说话有点漏风，门前掉了一颗牙。说话的样子很是慈祥。说完她看看儿子。

“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，不算远，不算远。”为儿的赶忙接上去补充。

王文明听他们谈话的样子，不像是他曾接待过的，来找麻烦的

来访者。又问：“吃中午饭没有？什么时候到的市里？”

母子俩对视了一下。为儿的说：“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带的有干粮，有鸡蛋。”

“别别，你们肯定没吃饭，我跟招待所联系一下，弄点吃的，不吃怎么行。”

王文明说着，到隔壁的房里打电话去了。他心里的疑团越来越重：这两个人究竟来做什么呢？

打完电话，王文明回来对他俩说：“这样吧，先到招待所住下，吃顿饭，休息休息，有话慢慢说。”

“住招待所，又得花钱吧？”老太太坐在那里没动，“其实，我们也没多少事，不要再添麻烦了。”

“老嫂子，到我这里来，你就甭管了，客随主便，走，走。”王文明说着，拎起放在地上的旧提包。

不该叫老嫂子，骆发起比自己小呢，好像小一两岁。嗨，怎么叫老嫂子呢！

招待所就在营区的对过，仅一路之隔，走四五分钟就到了。

“叔，叔……”

骆守柱欲言又止。

“到了屋里再说。”为母的斥打儿子一句，迈动着“解放脚”，走在前面。她的步履竟是年轻人般的轻盈、有力。这叫作为军人的王文明好不羡慕。

迎面走来两个勾肩搭背的时髦青年，飘过扑鼻的法国香水气息。那女的是化过淡妆的。王文明觉得这一对青年，存心要和骆家母子来个对比。骆守柱耸耸鼻子，不知是在吸香水气味，还是对他们嗤之以鼻。他的母亲也回过头目送这俩青年。

王文明常用杞人忧天的思想来考虑问题：什么时候才能消除这些差别？

由于王副主任亲自送来（尽管他已经离休了），招待所的小服

务员对这两位农村来客相当客气，领进了白色的房间，用白色的洗脸盆打来了透明的水，又把一对奶白色的暖瓶放在了桌上。

“你们先洗洗，先擦把脸。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。”

“别介，别介，别弄饭了。”

“你们别管，别管。”

王文明说着，走出屋门，将母子俩关进白色的房间。

他一向对农村来的人很热情。还不是农民支持着打胜了战争，不能忘恩负义。可是，从打去年接待过两个骗取证明、骗取待遇的家伙之后，对来找他的人，总要多多个心眼儿。有时候，太重感情，容易弄出些毛病来。看来这母子俩不是那种人，所以，他下楼，跑招待所的步骤也快多了。

对农民应该有感情，对这母子俩更应该有感情。他和她的夫，他的父，曾经是知心换命、生死相依的战友。他能不认真接待战友的未亡人吗！

二

“他叔，怎么跟你说呢……”

高兰格坐在王文明对面的床上，脸上的表情是痛苦的。

“老嫂子，有话直说。我也是庄稼人出身，跟发起是知心换命的朋友，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呢？”

王文明将错就错，称高兰格为“老嫂子”。这样称呼，在旁人看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从他和她的面容看，她的确像个老嫂子。

“咱们乡下人，有点犯迷信，你们在外头的人是不信这个的。”

“娘，别说你那些话了，叫叔笑话。”为儿的拦挡她。

“你叔又不是外人，跟他说说怕什么的。”老太太很执拗。

儿子也不示弱，说：“娘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叔忙着呢。”

“让你娘说嘛，说嘛！”王文明怕他们母子俩争执起来。

高兰格用手帕沾沾眼睛，说开了头：

头年秋后，在俺们村前面修一条油漆马路（骆守柱纠正说，是柏油马路），管他什么马路呢，反正是油漆的，光溜溜的。说是那边盖起了大工厂，要从北京送大米白面去，就得修马路。这马路不偏不正，恰恰在骆家坟上过，政府动员人们迁坟。起先谁也不肯迁，后来说每迁一个坟头给三千块钱，乡长挨家挨户去求爷爷告奶奶，才算迁了。（骆守柱说：娘别扯那么远行不行？）树有根，河有头，不说这，还说不清。起守柱他爹的坟时，看着棺材不行了，就另换一个。咱不像有的人家，把政府给的三千块钱存起来自个儿花。政府给他的钱，花在他身上，垒个椁，换个棺材，也花不了个千儿八百的。东西都买来了，打开旧棺材一看，村里人们全傻了眼。那里头没有尸首，连块骨头也不见。里头有个小木匣子，匣子有他的一张相片一个皮带扣。外面有一只鞋一身军衣，军衣都糟了，拿起一抖，成灰儿了。

这可就了不得了！村子里炸了窝。（听到此处，王文明的心里也格登一下）说什么话的都有。多亏我去瞅着他们开棺，要不，他们还不知怎么糊弄我呢！我们把当年“起”他回来的村干部找来，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们也不知道，从外头迁回时，只是接了口棺材。我们找到县里民政局，民政局也不知道。那个时候的民政局长都不知上哪儿去了。眼前的局长说，烈士就是烈士，不会弄差的。那时候找不见尸首的烈士多得很，放套衣裳在里头的多着呢。他叫我们不用找，也不用问，找，也是白费劲。我们不能把棺材停在村里，就赶快换个棺材把他埋了……

听着听着，王文明坐不住了。这事情，是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。当时安葬骆发起同志时，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还会有人给他换棺材，棺材里放了什么东西，要不是他们提起，也难想得起来。不，那个皮带扣还是能想起来的。当时放过一套军装吗？

按着我们那里的风俗，把他葬了，当天夜里，我刚睡着，就觉着走进了绿颜色里面，抬头瞅天，天是绿的，像密密的大麻叶子。低头看地，地上也抹了绿颜色。房子是葱丝绿，窗户纸是豆绿，反正都是绿的。他推门进来了，他倒不是绿的，跟先前一个样。他问我：孩子好吗？都长大了吧？还记着我这个当爹的不？

我跟他说：你脸上是什么东西？灰乎乎的？他说，尘土呗。

我给他去倒了盆子洗脸水，说，先洗洗你脸上那尘土吧。我端水时，看见盆里的水也是绿色的。就说：别嫌这水绿，干净着呢！

他洗了洗脸。坐在炕沿上死看着我。

我告诉他，他的儿子守柱，可见出息哩。在公社厂子里当会计。他问：娶上媳妇了没哩？我说，娶上咧，都有孙子啦。他说，那就好。我说：你就放心吧。他站起身往外走，我送他出门。出门一看，唉哟哟，这是怎么啦，天是绿的，地是绿的，房子是绿的。只有他是黄的，土黄色的军装。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也是绿色。我说：怪了，怎么什么都是绿色的？他只是朝我笑，跟我摆摆手。

他朝着无边无沿的绿色走了。走着走着，他化在绿色里，不见了。

一觉醒来，我很纳闷。梦，怎么会是绿色的呢？

屋里静得有点儿可怕，除了她的声音，几乎听不见别的动静。

她说，过了几天，他又来了。梦，还是绿色的；他，还是穿了黄军装。不是你们眼前这种，像电影上的那种。他坐在绿色的炕上，问我：你知道我是哪一天离开人间的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？我说不知道。他又朝我笑，笑得怕人。我说：你快走吧，别吓唬我们了。他说，走，你跟我去，我说给你听。

我跟着他，走进一片麦田。麦子都熟透了，却是绿色的。我走累了，催他快说。他生气了，忽一下飞了起来，在绿色的天上，越飞越高。一边飞一边喊：“不能说给你！”

我把这些，说给孩子们，孩子们有点害怕。说给村里的老姐妹

们听，她们可有话头啦，说骆发起托梦来了，他死得蹊跷。

他刚牺牲那会儿，村里村外就有传说，讲他没有死。有的说，他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；有的说，他叫咱们队伍上“除了奸”。我都不信，别人不知道他，我还不知道他？他不会做亏心事的。后来，你们的证明书到了县里，县民政局通知去领抚恤金，那些说闲话的才算闭了嘴。

听着听着，王文明的心提了起来。高兰格恐怕要提出他最担心的那个问题来了。她讲别的什么事情，提别的什么问题，王文明都不怕，只是那个问题别提出来就行，千万千万！他倒了一杯水，递给高兰格。高兰格不喝水，继续往下说：

这几十年，怎么过来的，就别细说了。（骆守柱又开口：娘，你东拉西扯、炊帚马勺的，说了多半天还不换题。王文明说：让你娘说嘛，我爱听这家常话。）知道你叔他们爱听，我才说。反正我们孤儿寡母的，日子不大好过。唉，不说这个了。

人老了，有时像孩子。俗话说，老孩、小孩。眼瞅着要成棺材瓤子了，说不定哪天睡下就过去了，我儿子养大了，媳妇子也娶上了，孙子也生了。这几年，粮食多、钱也不少，不愁吃不愁喝的。我寻思着，合上老眼之前，一定得找着你们，见见你们，听你们说说，他当年是怎么样“光荣”的。这也算我一辈子的一桩心事。

哦，她正是来问这件事的！王文明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唉，不愿发生的事竟真的发生了。

她又说：跟他夫妻一场，把他的墓生子拉扯大，我对得起他。我不信有天上阴间，更不信死了能见到他。他总共跟我在——块儿过了两个月零三天。到头来不知道他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的。这算什么回事。你们把那时的事跟我说说，我也就放心安心了，也许就再也不会做那绿色的梦了。

王文明抬起头来，看到了高兰格的那双眼，苍老而有些混浊的眼睛里，闪烁着乞求的、真诚的、恳切的光。两只眼珠儿一动不动看

着自己。王文明惶惑地转脸去看骆守柱。他禁不住高兰格的注视，他怕那乞求的真诚的恳切的目光。

该怎么和他俩说呢！

恰巧服务员进来送水，王文明站起身掩饰了一下，等服务员离去，才说：“老嫂子，这事情好说，好说……”

“好说就好，好说就好。”

“还有几个同志也知情，我得找找他们。”王文明说着，抬起沉重的屁股，迈开沉重的脚。

骆守柱送下了楼。“你回去，回去歇着吧。”他想制止骆守柱，想赶快离开这里。

“叔，我还有句话……”

他这才意识到，骆守柱还有话要说。站住，低头等待。

“唉，怎么说呢……”

王文明最烦吞吞吐吐，喜欢心直口快。今天相反，真希望他啥也不说。

“真不好意思说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前些日子，有人说我爹没有死，还在部队上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王文明惊了。还有这等传闻？

“说他后来又找了个城市老婆。他改名换姓，不想到农村认我们母子俩。”

王文明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好一阵子，他才问：“什么人传说的？”

“县里的一个离休干部，从外地回去的。”

“瞎胡说，你去问过他吗？”

“去问过，人家不见咱。再说，也不好问的。”

“你母亲知道这传说吗？”